田間文集

碑記

黃忠端公祠堂重建碑記

當天啓丙寅乎年方成童則聞有吳門義民擊殺緹騎之事已詢知爲逆閹矯旨逮吳中周公某及越東黃公某者旣被擊失去駕帖不敢前黃公聞變卽投牒徒行赴都下就詔獄考死天下悲之未二年烈皇帝卽位誅閹凡死閹禍者皆予卹典易名建祠其鄉於是公得贈太僕寺卿賜祭葬廕一子已謚忠端建特祠邑西之西石山有司以歲時致祭亦旣有昔賢煌煌巨文爲之碑

路矣鼎革以後浙東不靖用兵者數年而祠適當孔道兵出輙屯駐其地借爲營房而祠以廢迄今歲在乙丑合邑人士請諸學使者擇地重建祠旣成以丙寅春下丁復舉祀事如舊葢距公丙寅之逮死六十年矣吾嘗讀公之正氣集及諸君子所爲公碑誌狀而痛公之死葢致命而未遂志者也善乎文相國之言曰新法之行吾黨不爲無過使小人計無復之借閹人以行報復吾黨激之之過也觀公於難初發之時其所以規楊忠烈魏忠節者憂深慮遠凡期於國事有濟不欲其徒以名節自矜旣已自矜而復不留餘地以待小人使甘自棄

其名節此禍之所由烈也易不云乎易之於夬也而惡其壯惡其自矜也於姤而利用包不欲使人自棄也使當日諸君子能從公言稍出之以和平彼小人者雖陰爲表裏猶知有所顧忌不致公然比周以顯肆其醜正之毒至於此極也而或者以持和平之論則將有畏死之心夫當時號激烈者莫最於楊忠烈公而公先楊公有疏以發其端繼楊公有疏以益其怒諫部臣之廷杖叱羣奄於闕噪無一非攖逆閹之鋒者及其閭逮即行不俟檻車之至赴死如歸臨命之刻叩璧而別同難諸君而拜君親從容就義公豈畏死者哉獨是公言不用

而與諸君子同時併命正類以盡國家元氣以傷死而無益於國而徒博一忠臣之名以垂諸奕禩迄於今甲子已周而丹誠如見步玉已改而廟祀重新古稱死而不朽尚已然豈公之志哉吾故曰公命以致而志未遂者此也公伯子某能守公之道以倡教於東南顧以予爲前代遺民而辱之與咊孫某亦能世其學者與予相遇於燕邸以特祠本末見示屬爲之記予自成童聞公之死事已知爲之咨嗟慨慕迄於今老且耄矣所居相去數千里思一拜公於祠下而不可得而何幸得附一言以從諸先賢之後也公生平載在史編及諸先賢之

誌狀碑銘言之甚詳茲特記祠所由重建而略述鄙見所及以志其歎恨之私云

龔端毅蘄水縣生祠重新碑記

合肥龔端毅公以弱冠成進士起家蘄水縣令用興等擢給諫旋遭國變為今朝錄用回翔卿寺久之洊歷御史大夫大司寇司馬宗伯所至有聲號一時名臣歿謚端毅海內被其風流文藻者垂四十年以予觀之公古所謂仁人也仁道甚大儒者不易言之然其可見於外者必以愛人為之徵大傳不云乎旁行而不流安土敦乎仁故能愛夫旁行委曲以行其仁者也安土致仁則

所謂造次顛沛隨處安身無時無地不以愛人爲其道也公昔在垣中未朞年疏數十上皆言人所不肯言以致被逮下獄今讀其疏石畫井然無一非仁人之言也爲少司寇請令滿漢司官公同訊實詳註呈堂不令徇已獨斷所全活甚衆旣遷總憲每讞爲輕重兩議以聽
上裁同列惎之旋奉旨指爲每倡另議曲引寬條卒鐫級以去公去官不足惜而心滋戚矣已賜環遷大司寇公喜曰予天性好生非刑官不能生人使吾爲宰相不如爲是官之足以遂吾志也而天下稱公政事亦以任大司寇爲第一惟時大獄頻興無辜坐死者比比公務

於萬死之中求其一生不得則放其妻女令贖歸每與
同官爭一案自朝至暮不得當不止而罪疑者往往得
減死當歲終緘印有詩云萬事喜看人作活一年追數
憾無餘所喜足遂其志者爲此也夫以公當言路所陳
無非救民之言以公居刑官所行無非活人之事可不
謂仁人乎刑當其治一邑爲民父母稱循良吏又可知
矣公之治浙也年纔二十值流寇衝斥公單騎赴任賊
突至晝夜立城樓矢石間與吏民誓死守賊不能破引
去益脩守備濬城濠濠冬涸賊乘夜襲城將躍馬過忽
水高丈餘不得過而城中備以嚴疑有神相之云是時

經略熊文燦家在城故賊攻之力公登陴曉諭情詞激烈賊有感泣者因勸令就經略乞撫乃解去賊語人曰彈丸小邑直用馬足踏平吾不亟攻者吾見令靑年仁人特全之耳公在蘄過兵措餉晝夜無寧晷而猶不廢聽訟每聽數言立決無留獄庭中亦無桁楊夏楚之聲勤撫循申保甲一如承平無事與士子講説詩書課其文藝楚風爲之一變而軍書旁午應荅自如撫軍桐城方公每得其所上奏記輒咨嗟歎爲奇才方去繼者宋某宋爲奮輔姚門下士姚不善公嗾宋剾有以中之併語直指林君林有檄下縣公立刻詳敷擘畫機宜一一

中欵傲至如雨詳狡彌猜林大驚遂厚遇之稱知已焉
宋以勘兵譁為名猝至蘄劫翌日四鼓備酒席百羊豕
各百犒師教場將以難公也公咄嗟立辦宋大沮亦以
是才公遂縱其事公治蘄七年日與賊相持保楚江北
城無不破獨蘄得全公去後一歲而蘄破邑有洛遊菴
士民供公像其中歲入城見之曰是令君也君在吾縣
豈至此哉皆歎有拜者吾嘗遊楚見蘄之父老問公所
以治蘄狀皆曰治行未易述僕數至於愛惜民命幽滯
物情春風風之春雨雨之當時民日在湯鑊中而相與
忘其痛也即今之黎民于遺僃公賜也公去而祠之久

而重新之又何怪焉吾嘗誦召公泂酌之詩一則曰豈弟君子民之父母再則曰民之攸歸民之攸塈嗟公既營雒邑遷頑民之後而作是詩勸王舍其舊惡而與之維新以豈弟君子望其君也以豈弟望之君則其人之豈弟爲何如耶而召公之豈弟則於甘棠之詩見之甘棠召公南國聽訟之所也數百年之後猶令人思之禁其翦伐豈弟之感人如此哉公之治大獄猶召公遷頑民之日也其在蘄水猶召公之在南國也南國不能忘召公而謂蘄人能忘公哉公于士類僉事治楚驛傳有吏才性篤孝凡公昔所重者無不重也所親者無不親

也其視靳人猶家之人也召公歷數世而後有虎以繼其家聲公一傳而得僉事於靳父老親見之鼓舞歡慶宜祠之益不容已於新也僉事君屬予爲之記予受公知厚不具述其生平惟據其治行所習知者而述之以紀諸石

虎丘秦陽二姜先生祠記

虎丘故爲吳門遊觀之地士大夫過吳必一至虎丘眺覽久之然後去當事召客亦往往讌集其上予五十年前坐可中亭所見一片石曠然僧舍旁列吾猶惡其翳雖石以拓基以侵巖壑之勝今來則所拓基已不可見

於其外增置茶坊餅肆欄楯層層往時僧舍大半為人家祠堂凡當事官滿當遷去則預勅其下擇勝地建生祠以為民之不能忘也而鄉士大夫倣望通顯子孫賢有力者類皆有祠以比古之鄉先生之歿而祭於其社也予過之有詩云崖壑瀟灑前代蹟軒楹相望上官祠則虎丘可知矣今年又至見有蒸陽二蔣先生祠則吳郡邑人士合詞請諸上而為之者夫祠祀也祀所以報也凡有功德於人者死則祀以報之二先生未嘗宦於吳其功德無所表見非若諸當事之皆能使民之不能忘也又流寓非生長斯土官不甚顯非可比諸鄉士大

夫之歿而祭於社者也而祀之何耶然後知德莫大於忠孝忠孝不泯於人心人心所在報必彰焉固不待勸其民吏耕其子孫及時謀之以自爲不朽也二先生萊陽人一諱埰官給諫一諱垓官行人兄弟皆前進士給諫以糾貪輔觸上怒下詔獄刑鞫累次佹死舉朝力爭之移刑部廷杖一百先是垓早夜微服刺候詔獄前不解帶者數時已至刑部即移病入囹扉侍兄寢處廷杖日垓於午門外人中躍出抱持哀號與訣慘動天日覩者無不泣下給諫倒垂氣絶垓含溲吐兄口中得甦已潰其臀親爲刲去腐肉斗許不死而萊陽報陷一門殉

難廷臣請釋埰歸治喪葬不許垓上疏請代兄繫獄暫
釋兄歸疏詞哀切一字一淚亦不許垓乃徒跣奔喪歸
而上亦心動厚卹其家贈太公光祿卿賜諡忠肅予祭
葬贈弟坡翰林院待詔蓋異數也久之貪輔敗賊氛漸
遏乃釋埰謫戍宣州未及赴而國變弘光即位諸奸興
大獄兄弟走歷浙東改革後返吳絕意仕進垓先卒埰
自署宣州老兵臨歿遺命曰必葬我宣城是吾戍所君
命也遂葬焉兩先生生平大節如此方給諫下鎮撫司
再加考訊備極刑楚都無語惟以指染口血書死字當
是時亡其身矣寧不念其親乎及觀於忠肅之碑辭然

後知其家教固以忠爲孝也不亡其身不可以爲人臣郎不可以爲人子是故給諫之忠人知之給諫之忠以成孝人未易知也大行之急難縊以身殉今讀其請代一疏情文酸楚血淚交迸雖不足以回主上一時之盛怒而終徼異數於死事之亡親亦誠有以感之也不謂之孝得乎易代以後堅貞自矢不爲困苦少動兩先生於君親之際可謂完人矣稱爲一門忠孝寧有媿焉今登先生祠者慨然如見其人則給諫百折不回之氣猶在也僾乎如聞其聲則大行吁搶無從之淚猶滴也不寧與人比來虎丘遊者瞻仰之餘退而攷其行事庶幾

皆足以感發其志氣而生其忠孝之心功德顧不遠與則祠之宜矣祠僅三楹制甚朴不如諸祠壯麗飾觀吾為之記明所重在此不在彼也

寶幢精舍碑記

出順昌城北門十里為龍興巖自龍興進可三里蹊路偪側道茀不可行大石或蹲或臥循石左轉微有徑道盎畬客所往來與虎狠互出入之地也稍進漸有丘壑適當豸角之麓荆棘柱焉人迹不到者不知幾歲月矣戊子冬有禪人默可披草探幽直造其勝見廢址宛然相傳為鼓音琴禪師卓錫地惟是灌莽叢生砂石崩頽

僅雙礎存耳黙公心樂之謂可以避世因率其徒剪刈闢基結茅遂其中招道友密因同居種山自給久之頗聞兵燹居人踰城避難或倉皇有至茅遂者師不問其姓氏一一接濟粒盡糜以給此人出語外人人始知茅遂有行僧云由是遠近嚮風因緣日廣明年甲午衆請易茅以瓦更拓而大之或輸貲或輸力轉相勸助不數月工成遂其名曰寶幢有堂有室有廚有籍凡常住應有者無不有四方挂杖腰包之流爭接踵而至師手一錢過一石必掇而拱之道傍也有泉必邀之過吾階入其廚而去也木之茹者往往爭諸樵斧之幾殊而始得

之末十年而石森然而泉盎然而木蓊然凡來遊者步
步蹈師布置中行遇其匠意處徘徊久之則師色然而
喜於是順昌城北精廬推寶幢第一而人以開茅蓬名
久至今猶茅蓬稱之師亦不忘茅蓬復從精舍右側穿
林並石拾級而上有兩石對峙如門折而入其中得一
闢瓢地夾以茅時宴坐其中以存茅蓬之舊一日慨然
曰吾老矣且歸身祖庭此精舍因宜付之得人今佛制
盡壞常住多私其子孫等俗耳何留之爲吾雖下楚草
當擇賢者付之因籍其建置始末并述已志請予爲之
記碑以垂後以予觀然公可謂不負此泉石者矣今世

佳山水造物者不肯私必以付之世外之人惟世外人之能公之也若茲地固向者荆棘之所據而豺虎之所爭造物者將闢之而開之自默公則默公即私之可也然爲泉石計使傳之非人與日見辱於俗兒固不如棄之於荆棘豺虎之猶足自全也師之必求人付之豈惟不肯負泉石亦自不肯負此開闢泉石之心力耳繼之者其亦無負師心力以負此泉石哉

重興雙嶺寺碑記

雙嶺寺在洪都之西北古所謂雙嶺崇勝院也其地爲西山之南麓距江可十五里山水環帶土田沃衍相傳

晉刺史胡尚舍宅爲寺請天竺僧曇顯居焉列七石磴
坐天神之稟法者謝康樂嘗翻經於此今猶有其遺址
自曇顯建化以來代有禪師如玄眞佖化倚遇其最著
者元開慶元年寺燬於兵又三十年有僧竹隱者焉來
修建稍復舊觀僧圓至爲之碑記迄明三百年來四方
雖共尊爲祖庭而法席寥寥常住日以荒頹久之爲豪
宗占爲田園飄笠至者皆不敢問改革後屬諸士人則
已化爲荆棘瓦礫蛇虺之所蟠聚豺虎之所游處人跡
不到者又二十餘年矣昔憨山清禪師嘗過洪崖望雙
嶺淒然墮淚有願重興自曹溪寄學使者黃公汝亨書

有云禰以興復祖庭爲本願詠茅廬岳峰頭容一龕以守蛻耳過去再來圖伸素志期公以宰官身重爲護法而今日相爲機緣應爲後身印記其拳拳不忘於雙嶺如此洪泯淵公桐城人生不茹葷出世履跡俱在江西晚乃受法於青原久之辭囘曰吾於洪崖有夙願未酬則指雙嶺也初淵公爲南昌黎博菴迎住西方菴別營石塔猶含於嶺上與上樵者言雙嶺每風雨晨夕輒聞鐘磬聲近聽之寂然或風日淸麗逈見殿基上有衣金禰綵褸者趺聚磯畔下就視無有也又伽盤像毀久矣土人建庵屋以栖其神凡遠近祈禱卜珓稱伽盤以諸

則交應不則不應也有苫茅寺址止輒爲雷火所焚自
東晉以來有羅漢柏二株傳二千餘歲至今鬱然種植
蓋與斯寺有將與之幾淵公於是發大願力募貲買荒
不數年盡復其故土從荆棘瓦礫中埽地說法洞青原
之宗旨道風丕著因緣漸廣幕府董大司馬爲之護法
諸公子歡喜贊助二年間佛殿法堂以次漸舉四方僧
衆聞聲輻輳叢林之規模略具開師說戒時日方午有
人見尊神一軀高與屋齊繞齋堂三匝而隱蓋戒神也
其夜神光遍山野雉皆鳴雖山固多靈異抑師之願力
勇猛精誠足以感致之乎夫人世之有廢興猶易理之

有消息釋氏所謂成住壞空正如四時之迭至日月之循環未嘗一息少停聖人聽其自然而然知非人力之所能爲也而釋氏以願力堅者足以爲之夫願力非一世之事也教中稱異熟果有異地熟者有異生熟者此生之果必蘄自往生其熟乃易若淵公無端發願慨然欲復數百年不可問之雙嶺而時節因緣於焉湊合以爲慈山大師之素願而來豈不然與公興復既畢欲仍以歸之背原之祖庭不背本也予故贊歎樂爲之記

重修浮山華嚴寺碑記

天啓壬戌年予時十一歲從所親上浮山曾一到華嚴

寺殿宇莊嚴丹碧尚新殿東西楹列四大櫃所親指謂
予曰此勅賜藏經也寺本遼錄公開山既毀再曆間有
僧朗目重爲興復國母陳娘娘頒施藏經遣中官賫勅
到寺又賜隨藏紫衣因指示殿前聖旨碑爲之誦說予
時雖甚幼心竊知藏經之爲法寶勅賜之可貴而祖庭
一時之盛事也猶記殿側有所謂濬王殿柱礎僅存蓋
昔濬王施花燈賜金造殿功未竟而朗公去燕不返後
離其繼遂至於圮也後十三年甲戌再過浮山與友人
坐臥於會聖巖前石廊下者半日未嘗到華嚴寺嗣是
以後予足跡半東南去浮山五十里而近曾不一至其

地甚可笑也近年息影江村每遇四方游學衲僧自浮山來者爭言華嚴寺之勝極稱新住持山足師道行真率雖居方丈而服食作務與衆共之衣鉢之資一無所私旣鼎建大藏經閣維陀殿又爲買供衆田視其舊增十之三佛殿後向有禪堂滾杖人駐錫於此嫌其勢少沉欲改建爲閣使與鐘樓相稱今已居然閣矣其制度矩方繩直不事工巧朴素渾堅不施藻繪一切彷江西祖庭規制往時僧衆環處殿側階戺偪隘今皆拓而遠之爲廣擴長廊上下左右處處周通雖風雨昏晦無少沾濕晨夕課誦往來接待庖湢田園事事精辦益古衆

林遵法具存也予聞而怪之此山不住大僧久矣二十
年前有欲住者予送之以詩其略云如今道場那得與
椎在居士不在僧如今禪師入院若拂子沿門求山主
佛法之壞大僧之不肯住其弊槩可知矣吾不知山公
何以能久於此而得行其志也僧曰君不聞山公住持
之始末乎山公銜本師青原和尚監院之命而來語之
曰修浮山誌建藏經閣此山中兩大事汝能爲之甚善
山公凡住山九年而兩事告成成之日撩衣卽去惟時
青原業已遷化吳水部湯日居士倡衆請公代主方丈
公堅辭不應水部 公心知公不應之故固深悉從前住

持之弊如吾所云者也乃與其仲次殷號集宗黨暴發前弊同心合誓盡革其陋習以懇留公辭嚴義切識諸志書永爲約束於是而公始留今寺之百廢次第以舉矣予聞之歎曰有是哉水部護法之善而山公道力之堅也山公吾所舊識今夏欣然往訪之抵山下臨溪葉見巖石巉然其下林木蒼蔚髣髴識寺所在及登到門則惻然自失無復舊觀蓋不至者六十五年矣指佛殿仍故金相儼然而所賜藏經既已於殿前新建高閣移貯其上矣其他搆造皆一一如僧所言予益歎山公之功直繼明公而水部公爲能善承宮諭公之志典

方朗公時寺已久廢爲民居殿址丘壠纍纍朗公發心興復宮諭吳公矢大願力惟時大中丞晉川劉公開府淮上主持之故其事雖難而功以共濟後此則寺不廢而實廢不爲民居而猶之民居非水部公奮然與泉更始綜其名實一以歸諸山使權無旁制則公安能久容然非公志堅定勇決亦安足以發其誠信而致其歸依如此也水部爲宮諭公從子山公青原高座而青原於世俗固宮諭公外孫也寺以青華嚴得名青禪師固六陽所寄直微皮屨託遠錄公爲求以續洞宗者泥杖人洞宗嫡傳青原爲之法嗣世出世間淵源一脉青原辭

世以青原上座代領之固其所也吾謂是舉有三善焉
其能興復祖庭一也使知茲山為千年之道場而俗人
不得為之主二也溯其肇始蓋曹洞之祖庭諸方未有
源流者不得竄入三也山公屬予記之予時年七十五
矣因綜先後見聞所及知者述其槩而為之記

重修漢陽縣儒學記

漢陽之為郡舊矣自明洪武初郡始有縣永樂初縣始
有學設於正統間火學以廢生徒併隸於郡庠至萬曆
乙酉少宗伯漢沖蕭公請於直指議復縣學直指以上
聞報可迺即故址啟搆以次修建閱十五載而工始告

成明末兵賊秀午烽燹頻仍學再燬順治丁酉楚兵漸息民漸安郡守丘君及邑令某君心傷茂草鋭圖興復經始於榛莽瓦礫之中規模粗具熊學士鍾陵業已碑紀之矣而制度未完日久漸圮學博方君目擊其敝率諸生請於郡守陳君邑令唐君益加修治焉未朞年頓還舊觀計自丁酉創始至庚戌春始落成爲時亦十有四載蓋燬之如此其易而成之如此其難也工既竣請予記之語云從善如登從惡如崩言成之難而毀之易也不惟物理爲然又況漢上爲貨財紛擾之區士女繁會之所大有市心焉俗有侈行焉其以毀人之防導人

之邪者甚易邑人士得無有入閩夫子之道而說出見
紛華靡麗而悅者乎成毀之故為士者宜知所以自儆
為師者亦宜知所以訓士矣吾觀詩書所載漢為最古
禹之明德遠矣二南之化江漢首被之周室大封同姓
諸姬在漢陽者實多豈非以其地素有先王之風致存
焉厥後地雖儕入於楚其遺風流俗必猶有迥然自異
於楚者宋游定夫黃勉齋皆嘗守是郡定夫聽政之暇
日召士子於堂講學不倦勉齋時詣學舍為諸生說書
又於鳳棲山為屋以館四方之士立四先生祠以風厲
之明初徵名儒桂彥航為縣教諭倡明理學此三先生

之風流至今豈無有存焉者乎楚諸郡之文莫爲盛文者行之實也旣攻於文益勵於行思植基之甚難隳成之極易愼其始必愼其卒以無負諸當事今日崇宮牆育賢才之本意爲之師者亦尚加意於勉齋定夫雪航三先生之所爲學者以教其弟子非徒以土木之飭祀物之備遂謂有功於先聖有裨於小子也是役也功凡再舉皆宜有紀前此郡始諸君載熊學士所撰碑記中茲自己酉以來綜其事者例得併書於石以彰勞績

增修貴池學舍記

貴池學宮相傳爲黃侍中別業舊址直郡城之西南隅

城以外湖山映帶一一皆几案間物因勝地也學宮幾久矣文廟明倫堂遺構已無存者所有廣文官舍欹斜數椽不蔽風雨前令劉公豫東鼎新文廟而與中丞右賓王適以司鐸至欲更從事於明倫堂以爲生徒講習之地有志未遂先葺堂後所居舍既成舍北故有尊經閣廢瓦礫成阜君募工剔荒穢運瓦礫去而甃之齋西偏塡其卑窪窪以平君顧其地可亭可沼迺益鳩工重加培築拓地穿池爲館舍臨水以待賓客予親見君拮据卒瘁身雜傭作中手足泥塗以爲樂也工未竟而君以艱去代者將至君不欲以臨去遂廢其工也更廣之

爲軒爲曲室雖地止尋丈而廻環交複莫測其淺深蓋匠心獨妙矣已代者至推故所爲官舍與居亭之已乃寓館舍中不足容復鑿池鋪板茨茅爲亭亭以西接置數間庖湢下舍悉具亭爲小檻疏橋水周其下環池雜蒔嘉樹雜卉樹大合抱君手自移植無不活者接蘤交花居然吳下小園亭也於是君已具舟楫謁上官行有日矣凡欄楯有一之不具具而未善者必易治之期盡善乃已昔王子猷所至但一宿必令種竹蘇子瞻到官多好營作未幾時輙去然未有已去官而汲汲營作不已代者已至而益加增修必覔其所爲而後去者今世

之祿祿居官者皆以官爲傳舍去其舍如去逆旅或更加毀之矣君用志如此無怪池之人目君爲愚也天下事惟愚乃任任天下事惟愚乃成雅人高興不愚則其事不傳惟不能愚斯以成其爲鄙耳代者亦吳人吾家介臣君同志友也君既去介臣將益廼其事而增治之以竟君所未克竟之志吳固多愚人哉

田間文集卷第十一

田間文集卷第十二

序

明末忠烈紀實序

吾閩歷世變既久皆以爲史家之言不足徵信則庶幾野史猶有直道存焉今之爲史者大抵取人家傳及郡邑志書爲據此至不足據者也自喪亂以來死事者多矣然而其死者不等有慷慨者死有百折不回而死者有從容自盡既貸以不死而必欲死者亦有求生無路不得已而死者苟一以家傳志書爲據豈盡得其實哉眞能死者或以泯滅無聞傳之亦不能詳且其盡由其

人素無名位而知其事者又不能作爲文章足以爲之傳也其傳之詳且善者類必其子弟有氣力能表揚其親而門生賓客多有文筆復爲過情之襃因而失其實者比比後之史家但據其所傳之文爲之紀載毋怪乎實之不傳而傳者之未必實也誌銘以今之家傳志譜而逆知後世之史不足信因以不信前世之史也惟是野史者流其言皆得諸傳聞既無情賄之嫌亦無恩怨之私從舉其公直無所忌諱故其言當可信也然其人大抵草茅孤憤之士見聞狹淺又不能深達事體察其情僞有聞悉紀往往至于失實雖數家之言大有徑庭

則野史亦多不足信者若是則古今書籍之所傳其可信者有幾乎夫欲信其書必先信其言之所自來與夫傳其言者之人其言之出于道路無心之口足信也言之出于親戚知交有意爲表彰者不足信也其人生平直諒無所假借者其言足信也輕聽好夸喜以私意是非人者其言不足信也韓退之讀李翰所爲張巡傳以不爲許遠立傳又不載雷萬春事首尾爲恨及閱張籍述于嵩所言遂排之因詳書巡遠及南霽雲事于傳後巳記嵩與籍而終以張籍云則以言之所自來與傳其言者之人皆可信也昌黎不敢作史即此見其慎重史

事亦即此可以爲後世野史之法矣吾友徐子果亭爲死難實紀一編蓋得是義焉徐子于先朝死事者自崇禎二年以來廣搜紀錄一無遺忘其中有此然而彼不然者有一事而彼此互異者或有僅存其名而年月未詳本末不載于是遍詢海內親知灼見之士識其言之足可深信者備之又審然後援實以書猶恐不核也乃彷編年之體書某年因某事某某死其死之情事歷歷有關于世者則爲小傳以紀之如列傳焉至有傳聞異辭事涉可疑者亦不忍竟沒別爲存疑附諸傳後以俟後之人有如于簡者更出其說以補訂也其肆力可謂勤

用心可謂厚矣夫徐子史官也其才史才也日接四方知名有道之士所見所聞皆史料也而矜慎如此史法也以實紀名編亦惟期其信而已然則異時有修史者取掇野史當必以徐子實紀爲定本則庶乎成一代之信史哉

爭光集序

疁城陸翼王先生篤信好學士也輯明季以來諸君子死事實蹟彙爲一編曰爭光集蓋自萬曆末疆埸不戒至天啓閹人竊政內外諸臣死邊事死閹禍者具載于所及其後兵戎相尋逆寇滔天以遂有甲申之變凡廷

臣死國難名著史冊者皆一二考詳而紀錄焉南渡再蹶而閩而越而粤而滇其爲國家致命殉節者指不勝屈而有傳有不傳先生懼其不傳者之終以泯沒也于是廣搜博採多方裒集欲使與諸前死者並傳其用心亦良厚矣曰爭光集者蓋本太史公稱屈原之志與日月爭光以爲名也管子曰凡物之精上見光而下爲土是故光也者精之上見者也其在於人精者誠之爲也光也者誠之不可掩也而有掩焉者謂之幽光是不可以不闡也嗚呼喪亂以來死而不傳者多矣其傳者未必盡可信也以不可信者而與可信者二一例並載後有

識者將併可信者疑之即不之疑而使烈烈而死與求生不得而死者槩稱忠義雜明珠於魚目其光猶之幽也故吾謂此事必且需之歲時博訪四方親知灼見之士其言之足信者而又審焉然後載之於書壬戌之秋先生自吳門寓書田間屬序於予予以此復之今年春至郡門過先生則又勤以為請出其集覽之則皆采輯舊聞詢諸遺老亦或有得自道路之口者或一人而數見或一事而異詞兼收並載不敢擅易一字慮失眞焉不敢以己意去取寧存疑焉故其書卷帙繁複葢慎恐有一事之偶遺一人之失傳也先生今年七十一矣耳

重聽少與人言獨手自鈔書嘗暑夜篝燈盡數鼓揮汗拊蚊血盈掌猶鈔不輟如此編皆出自手錄者也易曰修詞立其誠世未有不誠而其事足傳亦未有不誠而其言能傳其事者如先生用志可謂誠矣同時有徐果亭太史著有死難紀實寧過于核先生則加詳焉蓋一主于紀實一主于闡幽命名不同其所以爲誠一也二書當並傳後有史家取據於斯二者亦可以爲一代之信史矣

齊蓉川先生集序

同里齊子山梓其四世祖蓉川先生遺集以示予使爲

之序予伏而讀之作而歎曰甚矣夫言語之不可以已也以公之生平大節卓然千古而史傳失載使非遺集具存易世而後誰復有知之者卽子孫欲爲之表章亦將何所據以取信於後乎今讀公書疏及諸同時與公言者述公出處本末歷歷可見公眞不朽矣公在武宗朝爲給事中其時何時也而公知無不言言無不盡凡民生之利病主術之邪正賢奸之進退宗社之安危無不侃侃敷陳明白暢達今誦之其一往任事之勇氣藹然猶生也至于諫止南巡以消逆藩叵測之謀請遵舊制以正李士實諸奸之罪發鎮守畢眞等姦行参伏

之欺引繩批根情罪畢得因使宸濠膽破密計未定猝爾稱兵以致旋起旋滅公之功在社稷不小矣宸濠既敗諸奸導上南征思奪王文成之功且亟加誣衊爲濠報仇賴公疏力爭計不行又欲冒濫功賞公職在紀功不少假借又要乘輿久駐南都以圖便其奸私公力請回鑾此數事皆當時必不可不言而亦人所必不敢言者而公獨言之嗚呼言非難當其時之爲難也是以論人者必論世也公同時都諫汪公玄錫曰車駕南巡由宸濠在江南造龍艘百戲搖動四方誘上南幸圖爲不軌諸奸慫慂之意不可回公與其同官諸君子倡言留

駕畏禍者爭目公狂公大呼曰今日不以死諫蔑行必

墮賊臣之計與日吾輩雖寸磔不足以塞責率同官伏

闕號哭不起臺臣某等繼之伏闕累日人益衆諫疏凡

數十上上怒撻之死者十數人公自分一死會死者多

上意回得免駕亦暫止迨後駐蹕南都公疏請還宮上

素知公直不便已會之江干不許入城作回鑾賦以自

進諸將等江西守臣功少司馬王憲以上意趣公造冊

公不可遲回者一年江彬張忠等迫問之對曰不紀江

西守臣功而濫及諸貴何以示天下後世某願褫職得

罪此冊不可造也彬等譖諸上上曰此給事中舒論汝

罪由是卒聽公議當是時江彬李忠之怙寵作威不下逆瑾寧不足以死公而上能容之固非公所料也世廟初公既被譴由丞而令而南曹已以僉事備兵寧夏値關內荒旱公入關見百姓皆食蓬子隨取所食封以獻爲進蓬子疏因陳遠人疾苦幷言國家有大可變之事三廟談有深可惜之癖四皆洞孔時忌者公言之無諱疏上不報亦不之罪有謂公意甚切直而上不忤者由辭氣婉美如陸宣公奏議懇惻動人故不重得罪也夫公亦自竭其忠耳其極言而不忤上猶之處武宗之朝而獨見容皆未嘗計及也公在寧夏經畧邊城前後數

載覲寧夏制撫諸公疏及公所著朔方諸關門記勞績歷歷可覩終明之世屹然恃爲金湯而公竟用左遷以去吾嘗怪公之去國不去于羣邪醜正之目而去于銓宰持公之將以武宗之昏惑左右側目而能見容以世廟之明斷大臣力薦而不見用豈非天哉天固欲公以敵首殲東南之亂以賢勞困西北之圉一官之升沉天固不爲公計公亦不以是懟諸天也公有詩文名聞吾鄉風氣之始文統去枝蔓而擷所欲言詩有氣力精思往往造詣出人意表大抵皆一路孤行無所依附卽立胡之風裁凜然於此况之文兹不具稱但述其平生之

大節與言語之有關係治道者而爲之序以應齊子之命

闕里誌序

闕里者吾夫子之舊宅也按世家孔子卒諸儒講禮於孔子故所居之堂魯哀公因立爲廟後世即其殿藏孔子衣冠琴瑟車書歷數百年至漢武帝時孔氏傳十餘世矣而太史公曰余適魯觀仲尼廟堂車服禮器諸生以時習禮其家余低回留之不能去云當列國戰爭之餘暴秦虐焰之後而所爲闕里者風流可觀則聖人教澤之深孔氏子孫之賢即當時已足徵矣自漢以來聖

人之道益著尊聖人者其禮益隆崇闕里之稱遂與天地並垂不朽矣泰山不足擬其高大河不足喻其遠也闕里故無誌蓋以聖人之道如天無不覆如地無不載其精神無處不流通其禮樂文章無往不散見亦安能獨指曲阜之山川林廟以爲是聖人之居譜孔氏之族姓宗閒以爲是聖人之子孫哉其有誌也自明弘治間學憲陳鎬爲之而大學士李文正公爲之序其誌大抵以紀累朝表章之盛報祀之隆禮樂之賜田宅之錫封爵之貴綸誥之寵至于先聖人遺蹟暨諸史乘後裔之賢達詳在譜牒諸賢之配享垂諸祀典者亦並載焉昔

漢章帝幸魯祠孔子于闕里作六代之樂大會孔氏男資甚厚謂郎中孔僖曰今日之會于卿宗有光乎僖對曰臣聞明王聖主莫不尊師重道今陛下親屈萬乘辱臨敝里此乃崇禮先師增輝聖德臣宗之榮非所敢承帝大悅曰非聖者子孫焉有此語乎由是言之尊奉聖人加恩孔氏非以爲孔氏爲斯道也則闕里之有誌書非以誌孔氏爲帝王之爲斯道者誌也李文正曰士大夫入聖人之鄉覩聖人所居接其子孫族姓見其禮聞其樂因以想像其形容未有不惕然感之于心而益尊聖人之道者孟子曰去聖人之居若此其近益幸詞也

而今窮茅孤燈之士不幸生于遐陬僻壤不得見所為
官牆宗廟之美而一見之于誌雖數千百里而外如登
金絲之堂親聆絲竹之音也如身入孔林見荆棘之自
除而禽鳥之不棲也自弘治迄今且二百年繼有修者
皆紕繆蕪滛不足觀覽典籍宋君長慶稽古士也痛舊
誌之無文也求故府攷覈憲典芟其不經擇其言尤雅
馴者輯成二十卷以示予予詳而核博而要實實乎亦既
質有其文矣傳曰言之無文行之不遠詩云高山仰止
景行行止雖不能至心嚮往之以行遠之文生天下不
能至者嚮往之心君之有功于斯道為不尠矣

贈沿大還序

昔范文正謂士君子不爲良相則爲良醫謂是二者皆可以救世爲仁人之事也夫世遂人而救之所救幾何是故爕理陰陽者宰相之職也陰陽和斯羣生茂育風俗淳厖凶疫夭瘥之害不生此其道通于醫而孫思邈曰不明陰陽不可爲醫于是有五運六氣之辨有補泄制化之宜易所謂裁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以左右民相與醫其之矣然而良相良醫皆不世出之人使其道法精義不著之於書而傳之於後則其救世之心亦祇及其世而止左氏傳醫和謂趙孟曰上醫醫國其

次醫人而其書不傳後之國與人將何賴焉吾嘗讀素
問靈樞諸經研極陰陽之妙至精至神其理一本大易
文字離奇自是周秦間人與莊子同時而隱其名託之
於岐伯鬼臾區意必聖人之徒通陰陽之故抱燮理之
才不得行其道於世而發其救世之心於此一書知世
不可以相救而猶可以醫救是眞仁人而隱者也自魯
楄以來皆習此書著述益盛然或擇焉而不精語焉而
不詳讀其書者又或守其成說未能變通而神明之至
於救世之方用之足以害世亦猶王介甫之以周禮誤
宋世之天下也可不畏哉金壇王太史宇泰先生著有

證治準繩輯諸家之大全分爲五科曰脈曰因曰病曰證曰治脈察諸未形者也治則其方也明是五者而醫之事備矣而獨名爲證治者以其言是二者獨詳且使世之不知病不察脈者皆可即證以求治也特其篇卷浩漾初學之輩未易觀覽且窮陬下邑無力購求至沒世不得一覩雲間陳子山農憫世醫之惘惘於是五法也於是撮其最精補其未及因爲證治大還以明其書之所載者精之又精猶九轉之丹真足起死而還生也宇泰自言其於醫有天性爲山農詞壇名士也今悉棄去顧獨好醫雖亦由天性乎要其自命不小與宇泰皆

以文正公之志爲志者也此書出行世必廣使學醫者人得挾一冊以救世較宇泰救世之心其效更弘遠矣

救荒策序

吾嘗讀小雅甫田之詩曰我取其陳食我農人自古有年此蓋春夏之將出陳易新以助農夫之耕耘使無失時天雨也宋謝疊山曰民生於三代之後其命制於天生於三代之前其命制於君制民之道取民常少于民常多從古以來豈無水旱霜蝗吾民常如有年者上之人能散得其道也由是言之三代以前歲有荒而民無荒賑荒之策亦可不必講矣然周禮十二荒政以聚萬

民有遺人委積以待施舍抑何慮之周詳而備之早乎周易損下益上其卦爲損損上益下其卦爲益其爻曰益之用凶事告公用圭古者用鎭圭徵守以卹凶荒卽賑荒之事矣至後世往往以爲故事每荒歲郡邑有司以聞諸大吏大吏迫而代爲之請幸而得請不足以救萬分之一而文移往復動需時月其民之轉死於溝壑者久矣若漢汲長孺之矯詔發粟宋范堯夫不待奏請而先發後聞者幾人哉國家不幸卒遇兵荒之變君與民交受其害惟郡邑吏獨以之爲利上蠲賦則賦先已入有司之橐而多方消算一一皆有其名其誰得而問

之上賑荒則胥吏因緣作奸谿壑既厭餘以飽其親厚及强梁者而已其及於饑民者幾何是朝廷之德意雖宣終不能下逮也然則國家雖有委積即如隋之長平後世之預備名以爲民直留爲軍國之經費以佐不時之需可耳而欲以救民之荒是猶請龍師致雨以救焚而望神禹分水以拯溺也於是仁人君子不得已而彷長孫平之義倉朱晦菴社倉之法以民賑民自爲輸積出納自便不領諸官如陳子此書所謂上不能救而民自救之也夫陳子既已小試其道於蕞爾邑而若有成效今又廣其議而爲將荒臨荒荒後三策又爲食草木

法以濟穀食之所不足又輯古今救荒因果以勸諭義民之輸穀者法可謂至密而心可謂極苦矣而吾猶有說焉夫積穀於官此有司之事也積穀於民民自爲政非有司之事也然其中賞罰條例不稟諸有司無以定畫一之式民不信不從有司而不良則其不信不從也益甚晚近世貪穢存心何所不至或歲比豐登積儲不動則愚者耽耽視之矣稱貸那移其能拒之乎甚者使民不敢爲義彼且按籍指輸多者爲厚藏即異時有事奇貨居之矣若是則富民之輸者益寡而陳子之議格矣若行陳子之議吾謂必得廉能者實心任事而又能

因時寄至以通法之所窮如是雖有荒歲而無荒民如詩所云自古有年可也

太上感應篇序

感應之說原諸大易夫大易亦言其理而已然天下未有有其理而無其事者也理之感而通者謂之應事之感而應者謂之報報應之說儒者置而不道而大傳曰因貳以濟民行以明失得之報夫天下之動貞夫一天下之報詘諸貳貞夫一者有得而無失有吉而無凶惟貳則得失分矣得失之報則吉凶是也故報者自其有所分別而言之也書曰惠迪吉從逆凶惟影響文言曰

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此之言應非卽報乎春秋二百四十年福善禍淫之報亦旣彰彰明顯矣感應篇之所載亦猶是也莊生曰造物不報其人而報其人之天夫人之天不惟人不得而知卽已亦不得而知故造物亦以其不自知者報之此其故甚微固未易一二爲庸衆人道也若夫庸衆人所共知而共信者則莫著於是書矣吾嘗讀是書而知太上所以深於輔先王之治法也夫先王治天下之法所恃者賞善罰惡而已然世固有爲善而不賞爲惡而不刑者則法之有所不能及也且法可以行諸顯明而不能責諸幽

隱是故法立而 公造日滑巧僞口滋爲善者益怠而爲惡者益競古稱太上者無爲而治夫無爲者不以我治民而以民治民其治也不任我法之刑賞而任民心之自刑自賞蓋以我刑之而懲賞之而勸不如民之自爲勸懲者切也是故今世之遵王制而從善去惡未若信是書而爲之從善去惡者衆矣三韓某公官池陽十餘年尚廸德令還本郡別駕以至今二千石其治薄刑威而崇德教百姓化之蓋得於此書之力居多公奉持既久其屬吏貴池令劉君孫東重爲梓行頒布務令窮澂僻壤人人得見是書家誦戶習以盡革其頑心則爲之

官者遂可以無爲而治矣此之謂太上清淨之治也豈

區區與尋常勸人誦經者比哉故爲之序

文昌化書序

文昌本北斗斗口六星名或云卽奎壁二宿所謂文章

司命是也而世相傳周代張仲子降生梓潼廟食於蜀

專判士大夫祿位升沉之事累朝封號遂有文昌帝君

之稱蓋卽文昌星精下降爲神如詩所云維嶽降神類

也化書者蓋帝君自述其九十七化或治幽或治明所

爲福善禍淫之諸事蹟使士大夫知所觀感也其大指

不出於遏惡揚善而尤以忠孝仁義爲本與儒者經籍

所稱無以異焉其言曰吾一十七世爲士大夫未嘗虐民酷吏周人之急濟人之乏容人之過恤人之孤一心如此聽命於天故能久諧眞位於戲惟其爲士大夫故行之功德如此其厚眞位由此其證也蓋士大夫權足以福世禍世其善之所被者大惡之所及者亦遠非若匹夫匹婦之爲禍爲福僅及乎一人一事而已彼司命者安能盡天下之人皆受福而辟禍哉亦惟於士大夫得其人則天下後世之禍福皆自此人而操之矣是故司命之許人爲士大夫甚不易也貴池劉侯旣爲邵伯梓感應篇頒行六邑以勸戒六邑之匹婦匹夫復梓行

是書以誘掖六邑之求爲士大夫者誠以得萬匹夫匹婦之日行一善不如得一士大夫之發心爲善之功無窮也此源流之辨也而公之所以善世者其設教詳用意深如此

周易緒言序

莊子曰易以道陰陽陰陽之說辨者以喻小人君子以有形者象無形者而定矣夫陰陽二氣迭爲消長其不容有疵訛於其間明矣而聖人之作易也每欲扶陽而抑陰何也聖人深知夫陽不能敵陰君子不能敵小人治日少而亂日多故於陰之長也爲君子危焉於陽之

長也亦爲君子危焉彼小人者不惟道長之時以衆小
人制一君子而有餘即道消之日亦以一小人制衆君
子而有餘也蓋小人之計常密君子之計常踈君子之
遇小人也以剛小人之遇君子也以柔以柔制剛以密
制踈毋恠乎小人常勝而君子常敗夬以五陽決一陰
其詞曰剛決柔也剥以五陰剥一陽其詞曰柔變剛也
夫決者爭號變者默奪雖勝敗各有天焉要其工拙難
易之數未可同日語矣以是三易聖人於十二辟卦陰
陽消長之會於陽多危辭焉於陰多戒辭焉而其意常
主於扶陽以是爲扶抑之義而已然豈能使一毫有爲

於陽有訓於陰哉吾家仲芳更歷世變卓然於古今治
亂之故著用易緒言上以明陰陽消長之數下以審君
子小人進退之幾而般般扶抑之義情見乎詞則猶之
作易者之苦心也仲芳之論曰獨陽在上必至於剝獨
陽在下猶可以復世道之喪皆由有君無臣吾道不亡
所恃賢人在野傷哉其言也此有見於三十年前朝野
之事而言之也夫剝復之交不有坤乎坤之時有陰而
無陽雖一陽之復未始不腹於十月之坤然當其爲坤
疑陽必戰而猶欲使斯世指爲賢人伏處在野以幸吾
道之不亡嗚呼其亡也可立待矣故仲芳之論剝復之

事非坤之事也傳曰天地閉賢人隱隱非直隱其身也將使世亡其賢賢亡其道其亡也乃以不亡是說也仲方得之而不言將吾故曰仲芳之學在乾而行在坤吾觀其藏身之固而知其行察其緒言之旨而知其學矣

通雅序

往予與愚道人同學時竊見其帳中恒有祕書不以示人間搜而覽之則皆所手鈔成帙凡生平父師所詁目所涉歷苟有可紀者無不悉載即一字之疑一音之訛一畫之舛亦必詳稽博考以求其至是人言道人生平手不釋卷搦管處指爲之胝要其三十年心血盡在

此一書矣書成名曰通雅猶之鄭樵之爲通志馬端臨之爲通考以言其無不該也予嘗謂道人曰吾人讀書覩大義而已若夫研陰陽之理窮天人之故考政事之得失辨學術之異同以及古今制度之異室中外風土之殊俗如子所載者吾以盡心焉至於器數之末詁釋之煩點畫之細世自有竄句博物之徒子何以役志爲道人曰嘻吾於此疑有夙習焉吾小時即好爲之吾與方伎游即欲通其藝也遇物欲知其名物理無可疑者吾疑之而必欲深求其故也以至於頹牆敗壁之上有一字爲吾未之經見則必詳其音義攷其原本旣悉矣

而後釋然於吾心故吾三十年間吾目之所觸耳之所感無不足以恣其探索而供其載記吾蓋樂此而不知疲也今道人既出世矣然猶不肯廢書獨其所著書多禪語而會通以羣易之旨學者驟讀之多不可解若所謂通雅已故紙視之矣姚子曰通雅者道人今日之唾棄而昔日之秘藏也既久秘而不章今又棄焉且天下聞道人之風而欲學其學者甚衆今不以此書示人而徒使惘惘慰勞於不可解之書豈其導世之本意乎吾將為莊子稱藐姑射之神人其塵垢粃糠猶將陶鑄堯舜茲集固道人之粃糠而姚子樂得而傳之吾知其所

陶鑄者廣矣

重刻昌谷集註序

姚子註昌谷集成予既爲序之梓諸吳門矣至是姚子官建寧建寧人以重刻請乃更加較訂批點視昔尤詳而再屬序於予予時客雙峰註南華七篇初成也作而歎曰甚矣註書之難難於著書也著書者欲自成一家言耳其有言也已爲政註書者已無心而一以作者之心爲心其有言也役焉而已故曰著書者無人註書者無我然自孔子繫辭以來如郭象之註莊王輔嗣之註易旁通發揮往往出於古人意言之外亦何嘗不用我

也曰非我也古人之意之所在也書不盡言言不盡意以意逆志是爲得之若惟言之是尊毋敢略出已見疑者闕之未詳者證之惟通其章句而已是訓詁之學也是以無我之獘流爲訓詁吾之於莊不知其有我否耶吾以莊子縱恣自喜不欲讀者之遽得其端倪吾惟緣督以爲經而脈分縷貫猶是章句之學也莊子亦既井井然受條理矣彼世之註者或多玄解夫莫玄於莊子矣而又玄焉是以水益水耳何解之爲其皆郭象爲之嚆矢乎吾註莊又不若姚子之註昌谷姚子謂古今人之詩未有不本諸忠愛者也杜少陵每吟不忘君父于

古宗之昌谷詩好險僻其思幻怪不經世有辟之者皆畀曰鬼才鬼才耳而姚子以爲忠愛存焉爲之引據史文論其世而考其時其愛時憫俗惓惓宗國之志一篇三致意云夫姚子非辟昌谷也姚子之意蓋以見古人之稱詩雖險僻如昌谷其大指固無以異於少陵也蓋欲以忠愛槩天下之詩教也姚子未通籍時其命意於詩已如此況今委質而出仕乎毋怪乎再從剞劂氏之請以申其教於天下也同時有陳子二如因而爲少陵詩註陳子之於少陵姚子之於昌谷皆似有見因爲凡詩爲人所不經意者二子以爲必有意也卽少陵昌谷或

未必用意自二子言之亦似其果有意也二子之註不必無我亦深信我之意卽作者之意而已

莊屈合詁自序

吾著易學詩學既成益廣稽載籍求古人言之足以翊二經者更爲詳說之以輔吾學之所不及而得莊子屈原昔宋儒謂孟子善於易然其書稱引絕不及易豈易在戰國時已爲卜筮之書士君子比之方伎不足稱說耶自莊子以詩書禮樂及易春秋列爲道術居然六經而其稱易也曰易以道陰陽則猶未離乎卜筮之事也然吾觀其書其言內聖外王之道則一本於易夫易之

道惟其時而已莊子以自然爲宗而詆仁義斥禮樂訾
毀先王之法者此矯枉過正之言也彼蓋以避其跡者
未能得其意泥於古者不能適於今名爲治之適以亂
之因其自然惟變所適而易之道在是矣春秋以來士
大夫相見賦詩言志而能爲詩者葢亦鮮矣詩也者性
情之事也屈子忠於君以讒見疏憂君念國發而爲詞
反覆纏綿不能自勝至於沉湘以死此其性情深至豈
直與凡伯家父同日語哉淮南王安曰國風好色而不
淫小雅怨誹而不亂離騷兼之直其然乎則以莊繼易
以屈繼詩從而詁之於二經之宗旨庶益足以轉相發

摭而謂之詁者吾於莊不欲高談玄遠以更增其謬悠於屈不敢強事穿鑿以曲求其悲憤惟是依文釋義使學者章句分明以進窺其大行之所在猶是吾易學詩學之義也或曰莊屈不同道莊子之言往往放肆於規矩繩墨之外而皆為屈子所汲守者凡屈子之所為固莊子所謂役人之役適人之適而不自適其適者也子為予合之吾觀莊子述仲尼之語子高也曰子之愛親命也不可解於心臣之事君義也無所逃於天地之間又曰為人臣子者固有所不得已行事之情而忘其身何暇至於悅生而惡死而終易之以莫若為致命夫莊

于豈徒言其言者哉一旦而有臣子之事其以義命自處也審矣屈子徘徊戀國至死不能自疏其遠游之卒章曰超無為以至清兮與太初而為鄰何其言之似莊子也夫屈子亦必有所得於此者矣太史公稱其蟬脫於濁穢之中以浮游塵埃之外則亦有見於屈子之所得固不在區區一死也是故天下非至性之人不可以悟道非見道之人亦不可以死節也豈惟莊子本於易屈子亦易也易之時乘六龍有游有亢莊處其游而屈當其亢時為之也吾以屈子續詩莊子亦詩人也詩可以羣可以怨屈子其善於怨莊子其善於羣者乎吾合

詁之使學者知莊屈無二道則益知吾之易學詩學無二義也

田間文集卷第十二